

我那时也就三四岁,楼下姓戴的爷爷奶奶还没有搬到北京去,我白天在院子里窜着玩,晚上被外祖母收拾得干干净净,常常下楼到爷爷奶奶家玩。

他们家没有小小孩,我便是他们家受欢迎的小客人。他们叫我楼上弟弟,我敲敲门,门就立即开了!奶奶说,楼上弟弟来了!我應該记得住奶奶这么说的声音里有很多快乐,我也记得住爷爷在房间说,弟弟快过来啊!

我现在也在想,我那时的手,那么细的手指头,敲门的声音会是怎样的。应该不会很响,只像小鸟的嘴啄一下玻璃窗,但是奶奶立即就听见了,就像约定好了暗号。我虽然在院子里玩的时候四处窜,却也是一个胆子有些小的小孩,所以在另一些时候又必然特别守规矩,每次下楼的时候外祖母又总是不会忘记叮嘱:“要乖啊,要守规矩!”我用鸟儿嘴啄一下来形容,应该还是比较符合的形容。

奶奶和爷爷都是欢迎小小孩的我的。我的头发也被外祖母梳得很懂规矩,穿着整齐的套装。

爷爷奶奶有个上高中的女儿,我叫她阿姨。我和爷爷奶奶玩些什么是记不大住的。其实爷爷奶奶和我应该也玩不出什么。大人喜欢小孩,但是要玩出什么不容易。他们喊,弟弟啊,弟弟过来,

我的忘年交朋友小丁,35岁,高学历,高个子,高颜值,海归,曾经的IT男,金融行业从业者,富二代。现在一家央企担任工程师,每天的工作就是负责电脑维护。他笑称,用大炮轰苍蝇,太清闲了。也不想谈恋爱,更不想结婚,只想一个人自在地活。家里为他买了超大面积的大平层,他用来种花种草。空余时间喜欢逛菜场,研究菜谱。因为这个,和我这个自诩为美食家的人交上了朋友。

但他烧菜有度,只是作为点缀。更多的时间用来养生。问他为何如此年纪轻轻就过起了老年人的生活?他纠正说,你如此说是误区,养生不存在年龄区别,即使三岁小孩,也要养生,他的养生是打好基础,我的养生,是在巩固基础。人在这世上不容易,得对自己好一点,期盼上苍能看在我认真呵护身体的份上,多活几年。我的认知里,延年益寿,是人生的最大幸福,人不断地拼搏奋斗,不就是为了指望自己活得长寿?我几次想和他争论,他笑笑说,老爷子,你别和我吵,我谁都不信,我只信任自己的判断。他每天都会带着一只特制的保温杯,把车开到定点的茶饮店,点上一杯店里特意为他量身定制的特别养生茶,既不同于普通的红茶绿茶,也不同于养生奶茶。里面有枸杞、五味子、酸枣仁、陈皮、芡实、西洋参、红枣,然后,倒进他带来的保温杯内。他带上它,开车,上班。这是他的晨间仪式,每天雷打不动。

他喝着它时,是一脸的幸福。他说,你不知道那有多好喝,我是靠着它润滑嗓子、提神、醒脑、激励自己……保温杯的功用,在这里得到了极大的发挥,因为它一直是烫的,随时随地都给我喜欢的温度。

我不明白小丁的生活意味着什么,他不喝酒,不抽烟,不写书法,不玩古董……甚至连茶也不喝。一代又一代的人,都困在功名利禄里。小丁选择了属于他自己的活法。

小铺子

梅子涵

摸摸头,摸摸脸……这都是充满喜爱地玩了,大人游戏不多。

爷爷奶奶家的吊灯洋气,光柔和,书橱里的书厚厚的,玻璃柜里有外国酒和酒杯、咖啡杯,脚上穿的拖鞋也都是皮的,两个皮沙发软软的高级,我想爬上去坐,但是没有爬上去坐,在家里被叮嘱要有规矩,在别处就容易有规矩,这是我后来到任何地方都有的规矩。

这些描写和词语,是我现在写下的,不是楼上弟弟那个时候的语言。小孩有记忆和感觉,但能说出来是长大后的事。现在的我,年纪早就比那时的爷爷奶奶都要大了,但我想起这些,心里全是年幼心情,还是那时楼上的弟弟。文学叙述记忆,真是妙不可言的印象派设计,所有人都可以于此当印象画家,画出的大概,却是属于自己的真实,这是印象现实主义。

我的印象现实主义记得最牢的是阿姨总带我到马路对面的小铺子去买东西吃。

她总会从另一个房间走过来,对我说:“我们走吧,弟弟!”

这个声音真是不可思议地好听,全是合乎我

的盼望和甜味,有一点儿像大人们说的去殿堂的感觉,其实是去马路对面的小铺子。大人常说一些空洞的词,含糊得高级,尤其是一些会写字和作文的大人,用词随便,像呼一口气,小孩子更具体和真切,没有学会假装高级。小铺子玻璃瓶罐里的那些吃的东西才是最值得雀跃的,超过过一个好听的童话,童话对于小孩子是各种各样的,不同于大人只讨论意义,大人真的很“深奥”,而且他们总是宣称自己深奥。

童话在马路对面的转角。一个真正的小店铺,两扇窗关着,亮着暗暗的灯,几乎只照亮着窗前的几只玻璃瓶罐,里面放着糖果、蜜饯山楂、拷扁橄榄、盐津粒、饼干……一个也是爷爷模样的人站在里面。

阿姨不敲窗,窗户已经打开,爷爷模样的人熟悉我们:“买点啥啊?”

每次买会轮换着买,阿姨记得住上次买的是些什么。

我记不住,哪怕买的相同,放在我的手里,都是抓着一个夜晚的完整快乐。小孩子心思不大,快乐很大。

路上异常安静。路灯也暗暗的。墨绿色英国国有轨电车的“当当当当”声很远处便传来,开远了还隐约,马路恍惚,空长,等候着下一轮的“当当当当”。我的整个童年时间都有这墨绿色的金属声,逶迤不绝,几乎临近于我任何时候的上海抒情。

阿姨微微倾着身挽着我的手。她没有和我说什么哄小孩的话,也没有念儿歌和唐诗。我也不雀跃,安静去,安静回,喜悦像一只小鸟在自己的枝头跳上跳下,唱着无曲无词的自己的“儿歌”,幼年、童年的我都很内向,今天的时或外向其实常常很被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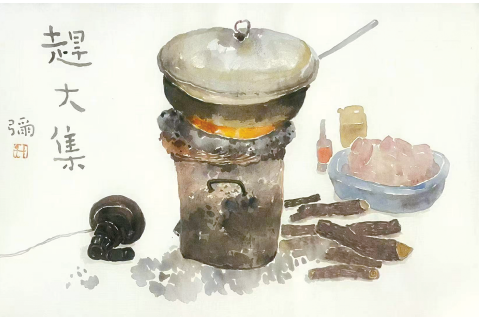
阿姨穿背带裤或者裙子,也穿大衣,两根长辫子。她应该那种长得很好看的人。她长得很好看不会错!我早已记不住她的眼睛、鼻子、嘴巴,但她就是很好看!

直到如今我还是那么

的父母还在后排收拾东西,没顾上照看他。我暗自想着他只是要去洗手间,忍忍就好,可陌生人侵入安全领域的不适感还是悄然蔓延。没等我调整好情绪,小男孩毫无预兆地打了一个喷嚏,沫沫直接溅到了我的手上和外套袖子上。

瞬间的反感几乎要冲出口,可看着他愣住的模样,我终究只是轻声说:“小朋友,你打喷嚏的水水喷到我手上啦。”他父母闻讯赶来,连连道歉,匆匆带他离开了。我正浑身不自在时,邻座的男人突然从兜里掏出一张纸巾,轻轻放在我的桌板上。我诧异地看了他一眼,低声说了句“谢谢”,便抓起纸巾反复擦拭着手和袖子,仿佛要擦掉所有看不见的细菌。

我下意识地翻包找酒精湿巾,却发现最后一张早已用来擦了小桌板,剩下的都在托运箱里。这种失控感让我坐立难安,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衣角。这



赶大集 (中国画) 李知弥

喜欢吃拷扁橄榄,一定是因为阿姨买的次数多些,阿姨知道我喜欢两头尖尖的橄榄核,吃完了我都藏在衣服口袋里。

走进院子,回到一楼的门口,阿姨会说:“弟弟敲门!”

我就敲门。我照例会摊开手中的东西给爷爷奶奶,说:“阿姨买的。”

奶奶说:“弟弟吃。”爷爷说:“我也要吃!”我就拿起一样往爷爷嘴里塞,爷爷说:“还是弟弟吃吧,阿姨是买给楼上弟弟吃的,不是买给楼下爷爷吃的。”

后来,阿姨考取了外交学院,爷爷调到北京纺织部去上班,他是纺织专家,到了夜晚,外祖母把我收拾得干干净净,可是不再下楼,成了真正楼上的弟弟,在家里玩。

我没有记得和爷爷奶奶阿姨说再见的情景,也许是没有过那样的情景,有些消失,对于幼年,只是一个夜晚的过去,醒来,梦就不在。一个很小的孩子,大人毕竟不是每一件事都要很正式地告诉他的,暗号的结束,不是非要仪式的。但是,他们会带着暗号离开的。阿姨挽着我的手往马路对面走去,虽然不唱儿歌不背唐诗,但是每一步都不都是潦草地完成任务。小铺子是我夜晚的糖果屋,它亮着温暖的灯,如同曼斯菲尔得《娃娃屋》中的琥珀色的灯,真好看啊,为什么非要让楼上的弟弟知道它会结束呢?小铺子的爷爷一定不知道,这个弟弟不是阿姨家的,是一个楼上的弟弟。

我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家已经搬到了另外一个院子。那一个下午,我在外面玩好了回家,外祖母说,你上楼看看谁来了,时空姐走了过来,语气温和:“看您一直在工作,要是小朋友打扰到您,我来帮您沟通。”她的话像一面镜子,照出我紧绷的状态在别人眼里或许是“高敏感易怒”,我连忙摇头:“没事,就是能不能再给我几张酒精湿巾?”得到“机上只有普通纸巾”的答复后,我只能继续用干纸巾一遍遍擦拭。

后半程,我陷入了自我厌弃。为什么我会变成这样?生活的压力像一张网,让我习惯了用挑剔和防备包裹自己,总觉得外界满是“不洁净”,却忘了这份紧绷其实是在和自己较劲。

临近降落时,小男孩的父母又带着他过来道歉,手里还攥着一包未拆封的纸巾。我接过纸巾,第一次真心笑了:“没关系,小朋友不是故意的。”转身时,我瞥见邻座的男人正看着我,想起他递来的那张纸巾,想起自己最初的偏见,心里忽然一软。我放缓神色,朝着

一场飞行中的温柔和解

付雪莲

付雪莲

付雪莲

我跑到楼上,是爷爷家的奶奶来了!我不好意思扑进她的怀里,她一把把我抱进怀里,说:“弟弟这么会长啊,变成一个大大弟弟了!”奶奶用手绢擦了一下自己的眼角。

奶奶带了一盒北京果脯,奶奶说,是阿姨买给弟弟的……还有给外祖母和妈妈的礼物。

奶奶住了一夜,我和奶奶睡在同一张床上。早晨麻雀在天窗外叫,奶奶说:“弟弟,麻雀叫了。”麻雀也有暗号,天很亮了。



冬天已至,秋天还未退场。泛黄透红的叶子都是秋天的旗帜,分外抢眼,格外招摇,哪怕你已经错过了整个秋季,也决不会轻易忽略这“数树深红出浅黄”的色彩,正经秋天颜值上擦的那些粉儿,都是它们做的粉底。

时下,眼球、流量正主导着一切,秋天无疑是能“出片”“圈粉”的,而且一出就是大片,都是色彩极致绚丽的背景和天阔地广的场景,都是秋空浅黛、粉浪风斜地招人、宠粉。这是一场不断累积的爆发,浓烈而厚重,博大且张扬,人在其间只是点缀,证明秋天正统治着这个世界的这一时刻,正裹挟着天与地,人,还有一切简单的、蒙昧的,以及乏力的、需要拯救的、需要秋风扫落叶般带走的。

最早出来关于秋天的修辞,一起手尽是高大、阔远、色彩繁密的辞藻:比如,秋高气爽、一叶知秋、落叶缤纷……或许,秋天是不需要语言的,有哪样的语言能把秋天的色彩模拟下来呢?

秋天,只是去看,去感受,去让自己感到渺小来着,是让你无地自容伤感悲秋来着,让你突然心疼这些收纳不下的无边落

有个朋友向我抱怨,随着微信朋友越来越多,给他点赞的人却越来越少。有时候兴冲冲发了个九宫格,半天过去朋友圈静悄悄。我说,理解,你钓过鱼吗?他说,他们不点赞,是因为我不钓鱼吗?我说,不是。我是说,我钓过鱼,作为钓鱼佬,能完全理解你的寂寞。

钓鱼高手之所以能钓上鱼,是因为他们善于分析鱼情。要成为朋友圈达人,也得分析点赞心理学。比如,固定给你点赞的人,铁定是你的兄弟。一段时间给你点赞的人,是他仰慕或者有求于你。等他觉得已经高于你或者需求过期,就不会再点了。偶尔给你点赞的人,大多数时候是因为你刚刚给他点个赞,他在还礼。还有的人注定不会给你点赞,但这些人也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但事到如今,“分析”没有用。钓鱼界普遍反映,鱼是越来越难钓了。究其原因,是河里没有多少鱼了。至于朋友圈点赞越来越少,根本原因也在于,大家连朋友圈都不愿意发了,何况点赞。曾几何时,朋友圈推文繁荣,朋友间点赞热情高涨,欣欣向荣。而现在,一片零落,偶尔的分享与点赞,颇有“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的凄凉。恍若隔世啊,朋友圈,这才几年的事。

总有人在坚持发朋友圈,哪怕无人点赞。他们不是在表演,也不是在炫耀,更不是在测验忠诚度、测试号召力,甚至不是鲁莽或勇敢,“我自横刀向天笑”,而是他们真的热爱生活,真的在记录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并真诚愿意与自己的朋友分享。他们就是小太阳,无需别人照耀就能发光,哪怕是微光也能照亮别人。他们坦坦荡荡,袒露自己也相信他人,无惧恶意猜测、“翻老账”。他们的生活越过越丰富,越过越精彩。朋友圈的最终读者是他自己,若干年后,他们能在一段段文字、一张张照片里,找到生存的证据、生活的痕迹,这才是不白来人间一趟。

木、层林尽染呵。那种悲伤和渺小,可能无关恩怨,无关生死生存,无关第三季度绩效不佳,那是借秋天来临之际给你开的一次天眼,涉及剧透及其他,只在个人体会,于是,便有了那样参透天机似的伤呀悲呀风呀霜呀借物咏志之辞。

最后的秋天

李耀岗

用现在时尚的话题说,这是提供了一个情绪价值,然后你有没有感触,来没来情绪、会不会悟彻,都与秋天无关,它只是一日一日衰去,任叶子一片一片落去。越来越秋天,越来越像一个世俗意义的秋天,也越来越接近一种生命本色的呈现——以极致丰富又极速衰败的生命的形象,照看着俯视之下的芸芸众生、万千世界。这便是秋天给出的答案。

它只能说到这儿,其他多余的话,都是人们自己找来的:比如,有人秋水长天,有人伤心悲怀,有言秋日胜春,有的不尽长江滚滚来,有乍暖还寒,有万叶千声……

这其实就是生命也是生活本来的样子,亦悲亦喜、亦旧亦新,有滋有味、多姿多彩。

他轻轻点了点头,露出了一个不算灿烂却足够真诚的微笑。

他愣了一下,随即也笑了,眼角的皱纹挤在一起,竟格外温暖。那笑容像一束冬日里的光,穿透了我层层包裹的防备。我忽然明白,我的狭隘与挑剔,不过是害怕被生活打乱节奏的自我保护。而这位被我最初嫌弃的陌生人,用一张纸巾的善意,让我看清了自己的偏执。

原来,生活从不是只有“安全边界”,那些不期而遇的温柔,才是驱散寒意的暖光。我缓缓放下手中的纸巾,紧绷的肩膀终于放松。这场飞行,没有惊天动地的故事,却让我学会了与自己和解——不必事事苛求完美,不必处处竖起高墙,偶尔卸下防备,才能接住生活递来的温暖。

十日谈

暖冬之光 责编:殷健灵

人生路上的每一次冷暖,都是支撑前行的底气,请看明日本栏。